

### 葉德嫻不一樣的影后

葉德嫻 查小欣

《桃姐》葉德嫻在威尼斯封后，成為香港首位女演員獲此殊榮，載譽歸來，除在機場接受簡短得獎感受訪問外，謝絕所有訪問，爭取休息至本月十八日慶功才再作訪問，卻應我邀請，肯做例獨家訪問，由工作到家庭無所不談。

葉德嫻坦言，過去十一年沒拍電影，因為遇不到好劇本和別人嫌她麻煩。

她所謂的「麻煩」，是行內人都知道葉德嫻訂有四大拍戲規條，包括守時、不准講粗口、不准吸煙及開手機，犯規者一律罰一百大元，台前幕後都不例外，因而被封「皇太后」。她的反應是：「任由他們說，說來發洩一下，因為我不准他們抽煙。」現在葉德嫻會變通了，因為《桃姐》導演許鞍華是煙民，葉德嫻唯有迴避。

她與劉德華相識三十年，兩人情同母子，她說：「跟華仔相識至今，大家從無爭執，可能華仔有時會嫌我囉嗦，因為我會不斷提醒他別吃對他健康無益的食物如花生，很少說話的劉媽媽跟我說華仔真的好乖，是發自內心的，劉家有福，幾生修道先有這麼一個兒子。」

相反她跟親生的一對子女關係疏離，多年前如是，至今亦如是，她坦言：「真的，可能我是有要求的人，我覺得我的要求很合理，能夠身為人母，應該好好地做，可能《子女》不喜歡聽我叮囑『你們不要馬虎做人』，不喜歡、不開心沒問題，這個世界有孤兒、有死剩種，我不介意做寡婦、死剩種，我不介意絕子絕孫係可以了，你活你想活的生活。」

葉德嫻平日會否牽掛子女，她說：「我會掛念他們，有時突然見到一些人很像他們，會想他們正在做甚麼呢，然後便忘記這份掛念。」她不會主動聯絡子女，只著緊他們不要做壞事。

葉德嫻停產十一年，沒工作，沒收入，多年來何以維生？她笑道：「我很節儉，有足夠米飯養活自己，以前有點積蓄，開中買實房子，也有些盈餘。」

她過去二十多年沒拍拖，「我不懂人情世故，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，所以乞人憎，我發覺我最適合做獨家村。」另類影后說。

### 未被裝扮的少女

琴台聚 彥火

上海僑辦組織一次「世界華文作家『品味上海』」筆會暨上海采風活動，希望深入上海的腹地，考察上海新舊區、建築物、古蹟，每天活動節目都排得很緊密，透不過氣來，也只能走馬看花。

臨離開上海，陳丹燕問我，你這次「品味上海」之行最大的感受是什麼？

我不假思索地說：「土山灣博物館！」

「為甚麼？」

「太感動了！看到一頁真正被還原的歷史。」

胡適曾說過：「歷史像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，你要怎樣打扮她就怎樣打扮她。」

歷史是一個經過人工細心打扮的少女。過去是這樣，今天更有甚之。她真正的面貌深埋在濃妝豔抹之下，被人為地扭曲了。

土山灣博物館位於今漣匯塘路五十五——一號，是原土山灣孤兒院的舊址。博物館以圖片、文獻、實物、投影、影視，綜合展示了土山灣孤兒院的真實面貌。

上海耶穌會在此建立土山灣孤兒院，創辦了土山灣孤兒工藝院；中國近代的新工藝，如西洋油畫、木雕、泥塑、彩繪玻璃、印刷出版及鍍金鍍銀等皆發源於此。

引述展館上面這段話，並沒有任何政治術語、文字確認這輝煌的業績，是過去一直被刻意描寫的耶穌會領導的中國孤兒院所創建的。

博物館的入口處矗立了土山灣百年牌樓。這座高五點八米、寬二點二米的牌樓，我在參加上海世博會「新世紀人才發展論壇」時，曾瞻仰過，並為她所震撼了！牌樓全部是楠木雕刻。牌樓中僅是雕刻部件，便有幾千件。

這座牌樓精緻極了，很多部件是鏤空雕刻的，線條

### 秋風起

天宮知玄 楊天命

這篇文章與大家見面之時，中秋節已過，各位有否感覺天氣已經逐漸轉涼？其實自新曆的九月八日後，時間已經踏入農曆八月，亦即十二辟卦中的「風地觀」卦——單看卦名已經能猜到氣候的轉變，因為「風」開始在「地」上颯起，再看卦象的話，更會明白代表寒涼的陰氣已經開始浮出地面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與「風地觀」陰陽完全相反的卦為「雷天大壯」。此卦正好代表農曆的二月，那時春「雷」開始在「天」上作響，陽氣剛冒出地面，風亦開始緩緩吹動。不過與當下輕拂的涼風相比，二月乃暖風開始吹起的日子，讓萬物感受到一種生機勃勃和暖感。其實若想了解中國文化又怎能不懂《易經》，你看，單是卦名和卦象已經說明了這麼多意思。

其實新曆的九月八日即八月的節氣「白露」，其意思是植物開始因天氣轉涼而於清晨結成露珠，到了新曆的九月二十三、二十四節氣，到了新曆的九月二十三、二十四節氣中最重要的八個節氣之一，因為它與二月時的春分相對，分別代表著一年之內，晝夜長度剛好相等的兩天，不過春分後天氣開始正式回暖，秋分則是提醒各位，寒冷的天氣快要來臨了。

其實不少人對八月的節氣也有一個誤解，就是以為中秋是二十四節氣之一，此乃大錯特錯的想法，皆因中秋代表的是月圓，而二十四節氣則是按太陽而定的曆法，它代表著氣候的更替，以及地球陰陽二氣變化的軌跡，與月亮的運行可謂是兩個不同的系統。

流麗，精妙處令人歎為觀止。用鬼斧神工來描繪，也許已落了俗套，因這是孤兒院的孤兒在名師指導下，以專業的技術、睿智的智慧，加上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的集體創作。

這座牌樓的遭遇，與洋人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土山灣牌樓首先於一九一四年由上海運到金山山加巴拿馬——太平洋世界博覽會，同時還展出從土山灣孤兒院借出的多件藝術精品和工藝品。

獨具慧眼的芝加哥哥爾德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代表，為這座牌樓所吸引，不惜重金收購。這座牌樓後來被安置在該館的主廳展出。

此後土山灣牌樓幾經易手，一度落在紐約開咖啡館的中國人張先生手上，本來可以改變她多舛的命運，重歸華人社會，可惜由這位張先生再轉賣出去。

牌樓曾落在一位自稱熱愛中國建築文化、有意修復牌樓的美國人手上，他卻把牌樓價值錢的構件變賣了。

還是由一位叫M. Wood的洋人把她搶救出來。他是北歐建築師，他親自與上述的美國人交涉，並且訴之法庭，最後贏得官司，才得以搶救出剩餘的土山灣牌樓的構件。

這位熱心的建築師還成立基金會，進行牌樓龐大的修復工作。這座修復後的牌樓後一直置放在瑞典的博物館，後來經過中瑞雙方政府的洽談，於二零零九年重歸母親的懷抱。

土山灣博物館把耶穌會辦的孤兒院院貌、歷史沿革，以及由這個孤兒院所製作的精湛藝術精品，原本本本展示給觀眾，不加渲染，沒有口號，也沒有政治包裝，抱持一種尊重歷史的態度。

當我凝眸這個未經任何裝扮的少女，感到一股奪人的手采，令人駐足徘徊。

## 北京人為何不願當工人

即使那些從小就讀不進書的北京孩子，也沒人願意將來當工人。

有個親戚的兒子只上過職高，畢業後托親朋好友找工作，首要條件卻是堅決不當工人。好不容易給找了個銷售汽車的活兒，用人單位看檔案後臨時變卦說他的學歷只能幹修理工，小伙子當即斷然拒絕。歲月蹉跎眼看他滿了30歲，依然沒有穩定職業，沒有學會一門謀生技能，反正他的父母有幾套房以及不菲的積蓄，所以這輩子不愁吃喝。我想，若是這位職高生畢業就當了工人，現在應該是個技術成熟的「老」師傅了，長一手老繭，有幾手絕活兒，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擔。

器宇軒昂，著一身勞動布工作服的工人階級形象，在北京已瀕臨絕跡了。一提起工人，人們想到就是神情不安、渾身臭汗、沒有文化、隨時會被解聘的社會底層打工仔。北京企業的苦累活兒都讓農民工包了，北京年輕人寧願家閒著也不當工人。甚至誰家孩子當了工人，家長在人前都低人頭。

北京南三環最後一片工廠區拆除前夕，我去曾上過班的工廠告別。很多工友那時不過40歲上下，正是年富力強的年華。他們中有的有國家級勞模，有的是北京科技獎的獲得者，有的人學歷不高卻身懷絕活兒，能看懂外文圖紙。然而他們面臨的共同命運卻是——下崗和提前退休。企業最有技術含量的車間——工具車間已經賣給民營企業。其餘車間全部加入了合資企業。合資企業就是代工廠，不需要技術工人，需要的是年輕力壯、替換性極強的生產線裝配工。看著對工廠戀戀不捨的工友，想起了北京工人的黃金歲月。

30年多前，北京人以當工人為榮。一條洗得發白、合身的勞動布背帶褲，能穿出粗獷與健美於一身的時裝效果。在國有大廠，一位技術精湛的鉗工師傅，其地位甚至高過科室職員。一位鄰居初中畢業分配到北京飯店，可她寧願進一家紡織廠當三班倒的女工；還有位同學的妹妹分配在王府井工藝

美術商店，她也竟然寧願進一家製鎖廠當工人。她們都覺得進服務業低人一等，當工人才算是進入社會主流位置。

下鄉回城進了工廠，我買了車、鉗、銑、刨、磨的全套技術叢書，懷著把技術學精的一片雄心。工段裡最熱愛技術的是我的班長。他因家貧15歲就進廠當學徒，29歲已是技術精湛、在車間很受大家尊敬的「老」師傅。他磨的刀和鑽頭比別人多幹出一倍的活兒，機床出了問題別人都只會叫機修，他卻能一鼓搗就好。他說，當年邊給脾氣暴躁的師傅遞鉗子、鉸子邊偷學技術。那會新活兒很多，總有新東西學，工人都得會看圖紙。

可到了1970屆以後的青工進廠，技術漸漸變得不值錢，上桿子教人家都不學。當時青工中有句順口溜：「不學不會，不會不學」。年輕人迷戀的是搞對象、學外語、喝酒、打牌，滿足於當「一刀活兒、按按鈕」的步序工，怎麼輕鬆怎麼幹。那時的生產線上工序已分得很細，每個人只需要完成一個動作，只需要會一台機床的操作。

師傅感嘆：工人階級的好時光過去了！不久恢復高考，之後工廠就開始文憑熱，目標就是不當工人。再後來，學技術還真沒用了，合資後技術人員成了翻譯及資料員，工人就是活的「機械手」。

工人迅速在企業淪為最底層。幹的活兒最累，收入最低，考核最嚴，勞動環境最危險。在衝壓車間，手指頭全的工人都很少。而企業科室呢，乾乾淨淨坐著無所事事，收入高且穩定，分房、漲工資都在工人前邊。工人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逃出車間，去庫房、去打印室，去銷售、哪怕去看大門，就是不願再當工人。那時國企辦公大樓都人滿為患，管理層近視嚴重繁殖；龐大的管理層壓在生產一線之上，讓國企不堪重負。後來生產線之人，就招復員大兵，招農民工。

現在誰家孩子想當工人，會被人看成有毛病，哪怕賣服裝、當服務員、推銷保險，都不當工人。

工人地位越來越低，反映的是時代價值觀的變化。製造業的衰落，讓工人地位一落千丈。機電、汽車行業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大型國企，是北京最先衰落的行業。合資後研發、銷售權都在外方，企業基本變成代工廠，需要的是勞動強度極大的簡單勞動力。年輕人從小就看到當工人的家長們下崗，提前退休，再就業難，深深體驗了工人的弱勢位置。在北京，「學而優則仕」的理念深入人心，職業之間等級森嚴。最上層的是公務員，然後是老闆、銷售、白領、專業人員，最下層的才是工人。

社會價值觀中，能快速升官發財的職業最熱門。有文憑的靠專業、靠進官場混關係；沒文憑的靠倒騰貨物，靠給人幫閒，哪怕靠擺地攤，都能比當工人賺得多。在貧富差別極大的北京，看到眾多投機者從房市、股市或其他行業輕易就獲得了成功，人們就都想僥倖暴發，不願意老老實實幹一門營生。從前需要十年八年才能培養一名技術精湛的八級鉗工，現在誰還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學技術？在不少人眼裡，任何技能都是「雕蟲小技」，只有經營人際關係被看成大事。

奠定生活的希望，既要有經濟基礎，也要有個體可持續發展空間。可是在北京人眼中，如果當了工人，就二者皆難。

企業少研發多代工，需要的僅是替代性極強的工種。代工廠的工人勞動強度大，人的可持續發展空間幾乎沒有，年輕力壯的時期一過，就可能被替換掉。據說有的民生產線換人如換刀，春秋各換一季，理由是還沒學會偷懶要滑就要開掉。在發達國家的汽車生產線上不乏中年以上的工人，而中國企業生產線上，都是新鮮出爐的年輕面孔。用不了多少年，這些年輕面孔就可能被替換、單調及無望磨沒了勃勃生機。

多數精神垮掉的年輕工人，不是因為吃不飽肚子，而是覺得沒有希望。一方面是強烈的物質誘惑，富人毫無顧忌地炫富；另一方面，是自己的工

具化人生，是醒著全部時間都被高強度的勞動填滿。階層之間的鮮明對比，讓年輕人心裡難以平衡，又怎能認為平凡勞動也有光榮呢？

雖然GDP增長速度不低，但北京工人收入增長卻很有限。工人與其他職業的收入差距、管理層與一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。現在北京工廠生產線簡單勞動的工人月收入一般在2,000至3,000元之間。很多城市的工人收入還遠低於這個水平，甚至只夠維持吃飯。這樣的收入幹上20年，也不能在城市維持一個比較體面的生活。

在美國，一個普通教授年薪為10萬美元左右，而三大汽車企業的裝配工，年薪最高可達15萬美元，老工人還能持有公司的股份。媒體評價，這是體制與利益結合了。在創新能力領銜歐洲各國的瑞典，由於高稅收、高福利的制度，讓公民收入差距並不大，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與一個醫生的收入相差並不懸殊，公民多是憑興趣勞動，即使當一名體力勞動者也能生活得很有尊嚴，很坦然。

相比之下，很多中國企業偏向生理極端的高強度勞動、低廉的收入，極低的社會保障及職業穩定性、安全性，與體面勞動的理念差距頗大。國際勞工組織早就提出了體面勞動的理念，以保障體力勞動者擁有體面的收入及各項社會保障。如果無論從事何種勞動，都能獲得足夠的生存尊嚴，獲得體面的社會地位，工人的境遇就不會被妖魔化，也就不會形成工人低人下等的社會價值觀。

早在幾年前，珠三角地區的招工荒實際上就是技工荒，甚至有企業出價月薪8千元也招不到一個滿意的技工。現在老技工寶刀已老，新的不想接班。一方面是大學生就業難，一方面是技校招不滿生，企業招不到技術工人。幾年前，遼寧中鐵幾個主要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，車工、鉗工、鉚工的電工的供需比例就是1:6，有的國企以10萬年薪及享受處級待遇招一名首席工人，卻極難招到。

一個不斷創新的社會，才有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；一個尊重所有公民勞動權益的社會，工人才能體面勞動；一個多元價值觀的社會，才能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。

中國工人何時重獲光榮？

### 四個字重疊

我在二十年來前學中文輸入的時候，只有倉頡和大易兩種，由於倉頡是不按書寫筆劃，所以我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來學大易。到現在，我的中文打字一直就用大易輸入法。

有一天打字時，要打三個字，那是連按三次代表「E」的鍵，結果我按了四次，沒想到竟然打出一個「三」字來，我很奇怪，便去查字典，發現這原來是古時候的「四」。於是，我把代表部首的每個鍵都按四次，出現的字只有四個，除了「三」之外，還有「關、淡和毅」。再去查字典，朋和毅都解釋不着，只有毅查到，還有兩個解釋，一是聯誼，二是短和不足。想來朋和毅都要去查康熙字典才查得到了。

不過，我的大易輸入法，打不出來四個相同字重疊的，卻在書上看到了。而且一看就看到有三個。其中兩個字典查得到，有一個查不到。書上講的是章太炎有三個女兒，取的名字就是不同的四字重疊。分別是四個工，四個四，四個口，都是上下左右各兩個字重疊在一塊。我想，除非是認識章太炎的女兒，或者很懂古字的人，才會知道這三個字的讀音和意義。不然，要追求這三位千金，連名字都叫不出來，怎麼可能追得到？

四個字重疊的，字典裡有，說是古代的「展」字，有注解說工為巧，兩個字就是極巧的意思。另外兩個字典裡沒有，不過，說這故事的人說，四個又讀作「里」，是窗格子的意思。四個口，讀作「卓」，既然有四個口當然是解作「卓」了。

你有發現過這些怪字嗎？

### 悠然見南山

儘管先早已不斷有人建議快回蛇口那邊的南山區走走，但懶懶的我都連南山書城也懶得動自己，直至深圳為迎接大運會的到來，一口氣把多條地鐵線開通，才令我產生動力回南山區逛逛。是鐵的，其實在九龍塘從前來有直達巴士至深圳灣口岸，地鐵後出來便立即有巴士接駁至南山又是或海上世界那邊，但始終還是覺得地鐵最穩當便利，所以蛇口線的出現的而且確是喜訊降臨。尤其是我輩慣從福田口岸過關的一族，距離就更扯近一步。不過如果想想一步節省時間，我建議不要利用市中心轉蛇口線的方法，不嫌麻煩的可以先在購物公園換羅寶線，然後在世界之窗轉回蛇口線，這樣至少可省掉十分鐘或更多的時間。

大部分乘蛇口線的地鐵遊客，不是往紅樹灣或后海，就是至一早開發的海上世界。但海上世界正值翻新期，除了明華輪外的酒吧街，大抵上無甚足觀，反而從後海出來的南山區才是焦點所在。或許始終屬新建的商業文化區，加上空間充足，所以一出站已令人感覺良好。由平台上的廣場一直以開揚及廣闊的步道相連，從最繁盛的名店商業區如保利文化廣場、海岸城、天虹百貨及天利名城等，延伸至大遠方的華彩新天地（對面就是南山書城），處處可謂一目了然。我最喜歡是當中的高低混雜安然相處的編排氣息，你可儘管在名店中血拚消費，但後海站一出來已有超大型的家樂福盤踞，保利文化廣場內滿是特色小店（不少是以格仔仔舖的概念經營，但店內陳列的貨品更趨多樣化），甚至想選購地道手信也有周黑鴨在恭候。

事實上，在整個步行區的兩旁，食肆及酒吧也不勝數，而且裝潢看得出有花過心思。價錢上與深圳同級數的食肆相較，最少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差異，這一點已足以構成招徠賣點。從落馬洲過來，乘四十分鐘左右的地鐵，在酒吧嘆一瓶青島的奧古特，懶洋洋地翻一翻從南山書城買來的新書，大抵已屬令人神往的微風午後了。

### 一個酸梅兩個核

老艾林超榮說「埃荒」剛流行的時候，不斷有人在微博，甚至傳媒廣告中登出廣告「埃荒」電話報失，如拾獲者送返即酬一萬，有些甚至重酬二萬或三萬，如此廣告，此人真的在尋找電話嗎？其實在宣傳新產品「Home」埃荒而已，你真的拾到一部同型電話想聯絡他取酬，他就會「睬你都傻」，因為他志在提高人們對此產物之談論和注意而已。

如此宣傳方法，說是高招也可，說是低能亦得，總之「老話」橋樑怕舊，最緊要受。「超人」提及此招阿杜想起多年前，電影界流行之「招」指名呼叫蓬勃之時，新舊宣傳傳不易，又盡量想提起傳媒注意以博筆下提及，那時記者界有集中交流飲食吃飯的地方，著名的記者茶座有最高級者半島咖啡座（每杯飲品四、五十，當日而言甚貴），一般者有彌敦酒店頂樓「高雲廳」或地下「地茂館」茶廳，粵語片及粵劇界多聚於油麻地新樂

以前記者和演員導演都有「有傾」有朋友做，有事沒事可以互找通音問，誰開新片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，今時今日明星接了新片要故意作其保密狀，等記者「狗仔隊」自己發掘去「挖」出來才算「有料到」，所以不做朋友要做對頭人（未必是敵人）才過癮，時代變化之下宣傳手法也變，真是俗語所言：「一個酸梅兩個核，今時唔同往日也」。

### 隨想與國

法的時候，只有倉頡和大易兩種，由於倉頡是不按書寫筆劃，所以我就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來學大易。到現在，我的中文打字一直就用大易輸入法。

有一天打字時，要打三個字，那是連按三次代表「E」的鍵，結果我按了四次，沒想到竟然打出一個「三」字來，我很奇怪，便去查字典，發現這原來是古時候的「四」。於是，我把代表部首的每個鍵都按四次，出現的字只有四個，除了「三」之外，還有「關、淡和毅」。再去查字典，朋和毅都解釋不着，只有毅查到，還有兩個解釋，一是聯誼，二是短和不足。想來朋和毅都要去查康熙字典才查得到了。

不過，我的大易輸入法，打不出來四個相同字重疊的，卻在書上看到了。而且一看就看到有三個。其中兩個字典查得到，有一個查不到。書上講的是章太炎有三個女兒，取的名字就是不同的四字重疊。分別是四個工，四個四，四個口，都是上下左右各兩個字重疊在一塊。我想，除非是認識章太炎的女兒，或者很懂古字的人，才會知道這三個字的讀音和意義。不然，要追求這三位千金，連名字都叫不出來，怎麼可能追得到？

四個字重疊的，字典裡有，說是古代的「展」字，有注解說工為巧，兩個字就是極巧的意思。另外兩個字典裡沒有，不過，說這故事的人說，四個又讀作「里」，是窗格子的意思。四個口，讀作「卓」，既然有四個口當然是解作「卓」了。

你有發現過這些怪字嗎？

### 路地觀察

儘管先早已不斷有人建議快回蛇口那邊的南山區走走，但懶懶的我都連南山書城也懶得動自己，直至深圳為迎接大運會的到來，一口氣把多條地鐵線開通，才令我產生動力回南山區逛逛。是鐵的，其實在九龍塘從前來有直達巴士至深圳灣口岸，地鐵後出來便立即有巴士接駁至南山又是或海上世界那邊，但始終還是覺得地鐵最穩當便利，所以蛇口線的出現的而且確是喜訊降臨。尤其是我輩慣從福田口岸過關的一族，距離就更扯近一步。不過如果想想一步節省時間，我建議不要利用市中心轉蛇口線的方法，不嫌麻煩的可以先在購物公園換羅寶線，然後在世界之窗轉回蛇口線，這樣至少可省掉十分鐘或更多的時間。

大部分乘蛇口線的地鐵遊客，不是往紅樹灣或后海，就是至一早開發的海上世界。但海上世界正值翻新期，除了明華輪外的酒吧街，大抵上無甚足觀，反而從後海出來的南山區才是焦點所在。或許始終屬新建的商業文化區，加上空間充足，所以一出站已令人感覺良好。由平台上的廣場一直以開揚及廣闊的步道相連，從最繁盛的名店商業區如保利文化廣場、海岸城、天虹百貨及天利名城等，延伸至大遠方的華彩新天地（對面就是南山書城），處處可謂一目了然。我最喜歡是當中的高低混雜安然相處的編排氣息，你可儘管在名店中血拚消費，但後海站一出來已有超大型的家樂福盤踞，保利文化廣場內滿是特色小店（不少是以格仔仔舖的概念經營，但店內陳列的貨品更趨多樣化），甚至想選購地道手信也有周黑鴨在恭候。

事實上，在整個步行區的兩旁，食肆及酒吧也不勝數，而且裝潢看得出有花過心思。價錢上與深圳同級數的食肆相較，最少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差異，這一點已足以構成招徠賣點。從落馬洲過來，乘四十分鐘左右的地鐵，在酒吧嘆一瓶青島的奧古特，懶洋洋地翻一翻從南山書城買來的新書，大抵已屬令人神往的微風午後了。